

東林列傳一

共六冊



東林列傳自序

前朝梁溪諸君子講學東林垂五十年天下靡然從之皆尚氣節重名義及國亡帝后殉社稷公卿百職以及士庶人百工技藝婦人女子皆知捐軀效節殺身成仁講學之功效在五十餘年之後亡國有光於明爲烈余懼史之失傳也乃囊筆奔走海內舟車所通足跡皆至計二十餘年廉訪死難死事忠臣義士得四千六百餘人節婦烈女在外據其事實作忠烈傳六十餘卷稿成欲上之史館携詣京師寓崇文

門夜爲偷兒胠去僅存姓名錄五卷蓋目錄也自慰忠義猶得藉以不泯每思先梓以傳於世奈貧故勿能焉慨自東林講學以來風氣頓回賢良叠出奈崔魏煽禍逆璫熾虐繼之逆案諸奸揚灰播燼反指東林爲邪爲黨終之熹思兩朝斬艾放逐殆無虛日至於國亡之後學者竟以東林爲禍窟緘口結舌不敢道焉或有耆老齒及者後生小子輒搖首頓足其畏也若洪水猛獸決逸而來逃死不暇局勢之變乃至於此余也深爲太息今春寓梁溪惠山倪高士祠繹

行笈亂稿得若干人皆東林諸賢也因窮愁羈旅中編東林列傳二十四卷嗚呼前朝待士之隆越三代其得士之報亦越三代矣然非東林諸君子講明聖學闡發義理激揚廉恥烏能視國如家視君如父趨義如流視死如歸踵相接而肩相摩耶嗚呼非講學之成効歟有何可畏哉然是傳忠烈中五十之一耳若觀殉難諸賢姓名錄則知有明忠烈之盛軼漢晉而超唐宋遠矣嗚呼學之不可不講也江陰陳鼎識

丁卯二月間居福州閩閩潘氏所刻劉若愚約中

志及西溪先生為菴約中志修殘存

福野東氏輯不知何人棠列天

皇聖將二條及造柄棠林彰彰壞封疆錄棠林舊考本村同志錄致字遺棠凡七種生元天註宮祠并故宮詞二種

因於此語以資考証此外尚有三場遺氏先

核古指及五原五冠於乎求二十年正不路得

復社姓名錄予舊有璫以吳氏可存治是

素紳之家有為復社姓名考者呈新到

本皆以越州原身之私史七偽更得而

益覽偽史之明香黨禍始末亦

可得其大概矣祖給事洪漢族祖文忠鳳翔

皆黨人給事西子位年支祖及林祖列復社淵源系尤深敬山云用毛益謹志

東林列傳

江陰 陳鼎定九 編



凡例

一東林書院本在無錫城東弓河上宋政和間楊龜

山先生從京洛南旋喬寓於此與諸賢講學十有

八年之所也歷南宋元明久已傾廢至正德嘉靖

間邑先達邵二泉乞休居鄉在城南別建東林書

院祀龜山及諸賢於內與門人華雲等講學於中

故列傳首龜山次從遊之羅仲素喻子才尤延之

東林及傳
李元德、蔣良貴、胡德輝、六君子次卽列二泉以其
爲東林發軔之賢也

一東林書院自宋至明久湮故址至萬曆中鄉先生
顧涇陽昆季罷官歸求弓河故址與同里高景逸
重復興起而龜山之講堂遂還舊觀四方學者始
集故是傳首列涇陽昆季次卽景逸起於萬曆止
於崇禎至於

本朝人物以俟後之君子

一是傳皆本七錄及東林黨人榜并熹宗實錄七錄

者曰天鑒曰雷平曰同志曰薙禪曰點將曰蠅蚋
曰蝗蝻七錄所載或百餘人或二三百人或多至
五百餘人黨人榜者逆璫魏忠賢於天啟五年十
二月乙亥朔矯旨頒示天下禁錮東林諸君子生
者削籍死者追奪或逮問追贓之文告也又有前
鋒及後勁二榜皆載清流姓名余則按其姓氏稽
其仕籍或趨其里居叩其父老詢其子孫或考之
記聞核之志述采之史傳國冊諸書而爲編次其
或姓名雖載七錄生平無所建白未遭逆害并有

人品不甚端者概不入

一七錄所載不盡東林人也雷平錄或謂出於沈淮本欲聳上盡逐諸賢以罷去而輟蠅蚋錄則出於溫體仁雍稗錄或謂出於陳演或曰出自楊維垣有孫黨昆黨秦黨楚黨齊黨趙黨鄒黨東林黨浙黨之目點將錄則出於魏廣微蝗蝻錄則出於阮大鍼又有續點將錄續蠅蚋錄則併七錄而盡歸東林矣或曰續蠅蚋錄及蝗蝻錄乃復社諸君子也計二千二百五十五人惟兩陝滇中無人七錄

所載有與東林毫無干涉者以睚眦私忿而並入焉彼既以爲東林而害之余卽以爲東林而進之一東林弓河書院毀於逆璫高景逸顧庸菴兩先生移建於錫城東門內更名道南終崇禎朝講學甚盛從遊者益衆主席者亦不一其人而其分則爲復社又分而爲幾社數千人然講者聽者或無功業於世或鮮道德於身徒事口舌講論誦說乃或偶踵東林之門或偶聽講於東林或出些微少資於東林或假肄業於東林以博科第或附影射於

東林以求名高或執役服於東林以志求食或入鄉賢名宦不可得而借足於東林或其阿勢求榮以趨承而邀福於東林者寃之聖賢之學性命之理茫然不知曰我東林也我祖我父東林也居然欲附於大賢之列國人皆曰不可諒諸君死而有知自亦以爲不可余固以爲不可也槩不入

一是傳不分朝代及科第先後總以死難死節諸君子行狀相類者彙集於前餘則因其比而列之則死歿之先後歲月之參差概不能一

一是傳七錄及黨人榜所載者或前是而後非或始君子而終小人或言伯夷而行盜跖蓋棺之後論其人品則或死有餘辜誅之不足者或並非清流而逆璫誣爲清流言行皆不足取法者概嚴不入一是傳名教所關流爲二氏者卽屬東林亦嚴擯之或先從二氏而卒歸儒者則進之如熊開元姜採方以智輩本清流人物也及其老而爲僧故不入如章如金等幼本黃冠及長歸儒又從事理學故進之

從業姜先生未爲僧
神業重訂本凡例中刪去
姜採姓名列三四卷補
傳列月中仍有同名傳

一是傳啓禎兩朝事大都備十之七八矣若刪去一
二則東林始末不彰焉且死節諸君子炳若日星
豈可湮沒况有關於東林者乎故不敢遽去也讀
者幸諒之

一是傳實有清流人物或至其籍問其子孫則飄零
異地詢之父老則凋謝無存搜之載紀又乏其著
述考之史傳竟無其故事故無從立傳惟附於諸
君子傳中而已如曹于汴鄭三俊等皆清流人物
也俱不得其實倘有見聞確者請示我以便續

入集中

一是傳史家體也每多慷慨激烈之言牢騷不平之
語怨天尤人之句然不如是則無以示勸懲慰幽
憤矣非若理學家言一味溫厚和平隔人於中庸
之道也若釘豆先生指為激烈斥為怨尤則請先
讀二十一史知史家體裁而後可也

逆璫魏忠賢東林黨人榜

天啟五年十二月乙亥朔頒示天下

李三才

葉向高

顧憲成

鄒元標

趙南星

高攀龍

楊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汪文言

周順昌

繆昌期

周宗建

黃尊素

丁乾學

吳裕中

萬燝

吳懷賢

劉鐸

周起元

夏之令

李應昇

熊廷弼

鹿善繼

呂維祺

孫承宗

賀逢聖

汪喬年

范景文

焦源溥

侯震暘

賀烺

蔡懋德

惠世揚

李亥

顧宗孟

魏光緒

練國事 蔣允儀 解學龍 劉懋 趙洪範

吳爾成 劉宗周 萬言揚 陳于廷 朱國楨

孫鑰 王紀 黃公輔 涂世業 季希孔

湯兆京 章嘉禎 王象春 孫居相 孫鼎相

喬允升 錢謙益 曹于汴 黃正賓 鄒維璉

孫慎行 房可壯 曾櫻 丁元薦 游士任

王之雅 崔景榮 劉憲寵 程正巳 涂一榛

方震儒 王允成 徐憲卿 陳必謙 馮從吾

鄭三俊 文震孟 鄭鄮 毛士龍 李炳恭

李邦華 史紀事 夏嘉遇 甄淑 劉思海

許譽卿 熊奮渭 郝士膏 章允儒 熊德揚

歐陽調律 劉璞 張慎言 馬鳴起 江秉謙

李日宣 喬可聘 劉芳 薛敷教 沈思考

顧允成 徐石麒 周嘉謨 劉一燝 翟學程

韓爌 楊惟休 蔡毅中 宋槃 張拱宸

沈正宗 王洽 王心一 李宗延 倪思

張鵬雲 程註 趙世用 方員度 沈維炳

朱欽相 姚思仁 胡良機 楊姜 蕭基

李遇知 霍守典 汪應蛟 楊維新 蔣大中

姚希孟 胡永順 麻僖 魏應知 王時熙

陳士元 楊建烈 宋師襄 喬承詔 潘雲翼

吳良輔 李喬崙 翁正春 朱大典 陳奇瑜

吳弘業 孫紹統 洪如鐘 歐陽東鳳 杜三策

朱國弼 林汝翥 楊棟朝 王振奇 趙彥

唐紹堯 周洪謨 陳道亨 岳元聲 張問達

周汝弼 張繼孟 劉廷佐 史永安 田珍

段然 方逢年 李繼貞 顧錫疇 黃承業

李若星 師眾 畢佐周 李承恩 王之寀

鄧洸 何棟如 吳用先 孟淑孔 許念敬

熊明遇 何士晉 黃龍光 楊時喬 盧化鰲

徐良彥 錢士晉 施天德 王圖 翟鳳翀

陳一元 陳長祚 畢懋康 李騰芳 趙昌運

彭遵古 程國祥 朱光祚 徐如珂 鍾羽正

蔣正陽 林喬枝 韓策 汪先岸 郭正域

孫丕揚 胡忻 王元翰 王宗賢 余懋衡

孫瑋 李孔度 李仙品 周道登 朱世守

楊一鵬 陸完學 陳良弼 陳言 李玄

王祚昌 霍鏜 楊新期 談自省 馬孟禎

韓奇象 方有度 金世俊 米萬鍾 王繼謨

李思誠 方大任 陶朗先 陳熙昌 張國純

何如寵 戴忠 馮琦 劉元珍 姜志禮

于孔兼 耿如杞 區九倫 梅之煥 姜習孔

金士衡 侯恪 韓霖 易應昌 江東之

宋燾 錢龍錫 姜逢元 陳一敬 劉策

陳子壯 黃道周 王淑汴 滿朝薦 沈演

劉鴻訓 成基命 王國興 張國紀 楊嘉祚

汪康謠 史孟麟 安希范 李復陽 林宰

張永禎 劉起膚 陳新芝 朱灝 劉憲章

韓鍾勳 周孔教 黃毓祺 賀王醇 趙德遴

孟稱光 劉斯陞 戴垣 陳仁錫 劉弘化

吳道坤 張道濬 李守俊 劉之鳳 王鍾麗

公鼐 吳弘濟 劉士章 張經世 徐遵陽

侯恂 徐縉芳 蕭近 彭汝南 沈應時

薛文周 陳邦瞻 趙清衡 何吾騶

以上為東林黨人榜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削奪者禁錮又有前鋒後勁二榜未入魏廣微點將錄中人全具此榜矣天鑒同志二錄亦有十之四五薙稗雷平蠅蚋蝗蝻則十之二三二續僅十之一耳

東林列傳目錄

卷一

宋

楊時

羅從彥

喻樗

尤袤

李祥

江陰 陳

鼎定九

編



蔣重珍

胡珪

卷二

明

邵寶

顧憲成

弟允成

高攀龍

華允誠

卷三

明

楊漣

左光斗

汪文言

周朝瑞

袁化中

魏大中

周順昌

朱祖文

陸宣

五人

顧大章

弟大韶

卷四

明

繆昌期

李應昇

周宗建

黃尊素

萬燝

劉鐸

丁乾學 吳裕中 吳懷賢
周起元 夏之令

卷五

明

石有恒

張振德 王燾

鹿善繼

盧象昇

卷六

明

孫承宗

呂維祺

汪喬年

卷七

明

賀逢聖

焦源溥

兄源清

胡守恒 許文岐

衛景瑗

族子楨固

胤文

徐標

蔡懋德

朱之馮

卷八

明

范景文

倪元璐

金鉉

馬世奇

卷九

明

李邦華

凌義渠

汪偉

王家彥

吳麟徵

孟兆祥

子

章明

劉理順

吳甘來

王章

許貞直

成德

趙 謨 陳良謨 陳純德 俞志虞

彭 瑄 顧 鉉

周鳳翔

申佳胤

卷十

明

施邦曜

金毓峒 張羅彥 張羅俊 尹 洗

邵宗元

賀仲軾

沈雲祚

周 鑣 雷續祚

史可法

吳爾壘

龔廷祥

徐 汧

袁繼咸

卷十一

明

劉宗周

祁彪佳

陸培
王道焜

張國維

詹兆恒

陳龍正

黃淳耀

徐石麟

卷十二

明

黃道周

顧錫疇

陳潛夫

楊廷樞

祝淵
林銜

方逢年

吳鍾巒

會 櫻

以上皆捐軀殉難者

卷十三

明

鄒元標 趙南星

馮從吾

王 紀

沈思孝 吳弘濟

卷十四

明

孫 鑰

江東之

宋 燾

湯北京

章嘉禎

崔景榮

劉憲寵

江秉謙

卷十五

明

郭正域

孫丕揚

馮琦

卷十六

明

王圖

李三才

陳于廷

子貞達

貞慧

汪應蛟

倪元珙

陳幼學

姜志禮

卷十七

明

葉向高

韓爌

翁正春

卷十八

明

劉一燦

周嘉謨

劉鴻訓

錢龍錫

姜逢元

練國事

卷十九

明

楊時喬

鄒維璉

孫瑋

李繼貞

張三謨

毛士龍

李守俊

蔣允儀

卷二十

明

侯恪

金士衡

馬孟禎

姜習孔

梅之煥

侯震暘

子峒曾

岐曾

易應昌

卷二十一

明

孫慎行

于孔兼

薛敷教

安希范

劉元珍

錢一本

李復陽

周孔教

歐陽東鳳

潘永圖

卷二十二

明

丁元薦

汪康謠

林宰

史孟麟

葉茂才

許世卿

吳桂森

張大受

賀時泰

陳仁錫

卷二十三

明

文震孟

姚希孟

許士柔

成勇

呂大器

金光宸
金九陞

卷二十四

明

馮元飈

黃宗昌

劉同升

章正宸

喬可聘

華允謀

弟允誼

自漢以後享國較長者世有出黨禍君子小人元黃互戰互勝迭負不

乃國同盡不己其河羣小播弄是非顛倒白黑狠心毒手鍛鍊文

致以快一時之憤而貽千古之羞卒致身敗名裂遺臭簡編若

由目前無是惜者而平心論之亦非未始非諸君子攝之不甚論

夫滿有以激成于始既毒于終也豈可異者君子殘利之餘幸而

小勝當旁視耿耿一條忽起同袍悻之爭善乎此江黃忠

端之言百矢環舍而尔勃然亡無日矣乃起閭閻女媧曰豈小人

乘港下石月岬于盡為仇怨不快就愛所痛使後史者掩
 卷拍案追痛于渚噴之失策此又不能盡歸死于小人也從
 少喜讀史而漢唐宋明四朝黨事本末政事得失因家與
 亡故尤為哀然史臣所載每未詳備蓋黨事一起和甚細
 微文構爭閹積為橫決由來之漸非日一朝史或有體不宣
 從是籍考始末首在康求野乘以相考於他唐事者惟牛
 羊日歷僅存殘吹元祐錮籍姓名幸侍石刻而後其長列付石
 見矣慶元之禍有黨禁及道命錄補具梗概當時記載不之
 專書兵變之餘所傳遂少考之傷不能無恨勝國黨禍
 始于第歷中葉去其考者官私著述不下數十種而二百年系漸
 就散佚當時諸賢姓名事實沈其鄉人後裔而茫然
 者豈不大可痛乎始有黨人拘汴淵德而系者志討本以此
 書存宋集忠黨買一具區求之十年乃始得教微恨門戶
 聲氣之見未能盡馳心亦多漏吳樹集端古而注解精以此
 以俟時集

東林列傳卷一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沈霽載陽
蔡世英偉人
全校

宋

楊時傳 本宋史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
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

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顥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顥。顥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顥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顥辯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

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其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

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由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立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

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

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

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

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名問方畧，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

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名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

東坡文集卷之五
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存以救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

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存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詭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生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

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玉爵，明詔中外，毀去配祀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造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

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諡文節。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

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
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
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
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
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外史氏曰龜山先生學本二程昔明道諫神宗以正
心窒欲爲先伊川上書仁宗卽以王道爲心後事哲
宗復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無非欲正君也先生劾
王氏一疏引君於正道者其得之程氏之學深矣夫

安石千古以來叛道壞俗之罪人也先生起而闢之
出其正學以正君心而君正矣罷其配享燬其新經
而士於斯正民亦於斯正矣所謂正朝廷正百官正
萬民者其先生之正學乎此宋之所以不卽亡而尚
有偏安之苟延也非先生之遺歟

羅從彥傳

本宋史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嚮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婿也嘗詣從彥

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

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

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流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爲豫章先生淳祐間諡文質

外史氏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其經綸不少概見獨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緒昭然於兩間也

喻樛傳

喻樛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藥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樛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爲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樛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啟沃多而施行少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樛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樛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

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畧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

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旣退師鼎浚相得懽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趨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旣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遷通判衡州已

而致仕。檜死，復起爲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孝宗卽位，用爲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初，樗善鑒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晦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樗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樗，樗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樗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婿也。」遂以妻之。外史氏曰：「二程之學一誠而已。先生學本龜山而傳。」

於程氏者也。其言曰：「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是言也。有所由來矣。然則先生之學，其致君者在是。其教人以事君者，亦卽在是乎？」

尤袤傳

本宋史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垌呼爲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爲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爲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藁秸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燬於寇，頽毀甚，袤卽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爲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

讀書計以薦名除將作監簿大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袁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秘書丞者僉以袁對亟授之張栻曰真秘書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閣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袁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說留密奏於是梁克家罷相袁與秘書少監陳騏各與郡袁得台州州五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蠲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

屬袁成之袁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墉正值水衝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袁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嘆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賑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袁推行於諸郡民無流殍進直秘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袁及鄭僑以言事去國

久於外當名上可之。管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豫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德諭論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失表上封事大畧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

怨有司買納不卽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散夫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表斟酌損益便於今而不戾於古當定廟號表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表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

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表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表時兼侍

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臣乞定喪制表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表言祖宗典故旣耐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目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服勲臣子孫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預議官詳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

補外進表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淳熙十四年將有事於明堂詔議升配表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諸侯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表奏曰近名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蘭亦

望收名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袤曰且夕制冊其非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

職袤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卽位甫兩旬開講筵袤奏願謹初戒始孜孜與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又

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爲常調橫行十三階爲要官遙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爲議已言者因以爲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卽昌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

橫行表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虛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屑事爲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宮觀耶律适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吳元允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表繳奏謂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勲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表復奏侂

東林列傳 卷一
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爲摩勵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表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卽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表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表言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表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中官謁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表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

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名尤爲駭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况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蓄憤怨待此而發倘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

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畧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表少從喻樗汪應辰遊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表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日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

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姦。使真僞相亂耳。待付出戒。敕之。袁死數年。侂冑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袁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子。裴概孫。煇禮部尚書。

外史氏曰。先生每公退。輒閉門謝客。以抄書爲事。其子弟及諸女婢。亦計日分抄。故其家藏書積至萬卷。嘗語李太史燾曰。吾所抄書共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饑以當食。寒以當衣。孤寂以當友朋。幽憂以當金石。琴瑟鳴呼。先生之讀書若此。宜乎其學之正也。

李祥傳

本宋史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叅邏者以巧發爲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鞠於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旣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卽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爲諫大夫祥調濠州錄事叅軍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屢攻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主管戶部架

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事丞樞密院編修
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蹟八年
在外賢才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
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
錢未銷濫惡者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
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
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
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
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臣至意

忽禮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黜間何以示後世除
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請開道學之禁後爲言者劾罷
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
俱得罪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
年八月卒諡肅簡

外史氏曰先生所學大公至正故能以公心發公論
而動一時也汝愚之誣賴以明道學之禁賴以解而
衰宋爲之一振所係豈小哉

蔣重珍傳

本宋史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
建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尋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
請祠易簽判奉國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
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
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
休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
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
民有不可勝窮之憂遷秘書省正字屢乞祠不可明

年待命雪川移文閣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已倘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爲輕而以一身富貴之所從來爲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於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卽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

所作爲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爲天子爲人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卽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

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他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爲君難六箴名爲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名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識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此爲難辨人

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啟則手書削稿帝稱其平實遷作佐郎邊帥以八陵圖來上詔百官集議重珍言史嵩之旣失相位危於幕巢猶欲邀功自固其位請擇賢帥如漢用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事勢條上便宜丞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會邊帥議和戰不一復召集議重珍奏曩乞專意備守不得已則用應兵今不敢變前說不聽遂自劾以密勿清

光乃不能遏兵端乞免說書職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侍講席旋命止之夫輟講偶以他故則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心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言關洛師大衄復進兵重珍言若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爾來用臺諫頗主不必矯激之說似畏剛方太過之士竊窺選用之意正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某再失於某借曰慎重臺綱而憂其激

亦當以平正者居之又論禁旅貧弱教習頻嚴輒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弊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鑄斥置閑散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

諡忠文

外史氏曰本心外物之辨是以正己者正君也抑邪

人進正人其導君於正者不已至歟先生可謂不負所學者矣

胡瑄傳

胡瑄字德輝晉陵人建炎間以避地始居無錫甘露鄉宣和三年成進士調開德府儀曹掾歷遷秘書正字太學生陳東上書攻六賊言者謂瑄嘗爲潤色又與李綱同舟東下貶梧州人號蒼梧太守紹興初名試館職復除正字遷著作郎兼史館校勘時趙鼎當國以熙豐元祐舊史蕪穢屬瑄與張嶠修正鼎去位出守嚴州及鼎復相又舉瑄與嶠筆削成書已而秦檜立主和議瑄與同館朱松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

合辭抗疏忤檜去性嗜學既第後嘗受學於楊時問
辯語孟諸書究極精微又嘗謁劉元城於南都暨歸
元城曰子聰明能護以至道當成令器遂以所聞退
而筆之名護道錄尤善詩文安貧樂道至老好學不
倦爲一時表正云

外史氏曰天下邪詖淫僞之害大都聰明人致之翻
不如侗焉椎魯者抱其本來足以入道善乎元城聰
明護道之言真篤論也凡爲豪傑爲聖賢與流而爲
小人爲二氏止爲聰明不能護以至道之故耳先生
可謂能以至道護聰明者矣

東林列傳卷二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沈霽載陽
蔡世英偉人
全校

明

邵寶傳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杲杲深器之成化二十年舉進士授知許州其治以興起教化



原件短缺 缺3.4页



原件短缺

缺2.3頁

為務月朔會諸生於學宮講明義利公私之辨正穎
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曰帝不稱獻而
稱愍從昭烈所諡也州有巫言龍骨出地中為禍福
寶取骨毀於庭杖巫而遣之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倣
朱子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凶荒弘治
七年入為戶部員外郎崇王奏乞正陽鎮抽分課銀
帝欲與寶謂侍郎劉大夏曰正陽畿輔地制不以封
豈可使藩府收其商課如以春秋許田之義明白論
列上宜聽從且課以救荒設非舊額宜革去大夏以
及喻樛尤袤李祥蔣重珍胡瑄配之而以寶從祀焉
外史氏曰先生為東林發軔者也豈特真士夫哉邈
其居官所行之政在在皆合於道視學江右所得之
士君子濟濟不趨瑾不附萼卒以身退及居林下又
創東林講學以造就鄉黨人材既而顧高輩出揭其
遺風流韻遂至賢良忠義盈滿天下可謂真道學矣
豈特真士夫而已哉



顧憲成傳

弟允成

孫樞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自父學徒居涇里又號涇陽
 少負悟從師講養心莫善於寡欲前請曰竊以為寡
 欲莫善於養心心為主欲為役主強則役拱伏矣十
 歲讀韓昌黎諱辨每遇其父名輒諱之然不可勝諱
 鬱鬱不樂師詰之故以告其父曰昔唐韓安王諱忠
 語其子曰汝諱我是忘忠也忠可忘乎忘忠則我可
 忘也自是遂不諱其父告憲成曰學之不可忘亦猶
 忠也憲成謹受教家貧不能延師就學鄰塾歸必篝

燈誦讀恒至達旦其舉業之文垂髫已震蹕一時矣
稍長卽從事理學萬曆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
士授戶部主事時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禱於神
憲成獨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成使人塗滅之居正
死改吏部主事請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補驗封司
主事十五年大計京朝官時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
執政盡喪其私人人皆恚之時工部尚書何起鳴被
劾起鳴許自修以婚執政給事中陳與郊承風旨並
論二人實庇何而攻辛於是自辛起鳴並罷并責四

御史糾起鳴者憲成上疏言何起鳴許辛自修旣罷
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四御史是欲緘天下之口也語
侵閣臣并責大臣言當各務自反有旨切責謫桂陽
州判至則日與諸生講學稍遷處州府推官丁母憂
服除補泉州府推官舉公廉第一擢吏部考功司主
事吏部從無出而復入者從人望也會有詔三皇子
並封王憲成倡四司上言曰皇上思祖訓立嫡之條
欲暫令三皇子並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
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之本

豫定太子所以固本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就見在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之有無非也皇上動稱祖訓祖訓所載立嫡待嫡之條意各有主與建儲之事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其合於已意援而附之爲遵祖訓乎爲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並封廷臣言之甚詳皇上以其不合於已概置弗省豈皇上之創見有加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父

與子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也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所繫則難乎其爲名有所繫則難乎其爲實其不可三也皇上亦曰權宜云爾夫權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爲太子諸子爲藩王於理爲順於分爲稱於情爲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均大逼所由也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皇上以祖訓爲法子孫以皇上爲法皇上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

不然凡皇子皆東宮也。毋乃啟萬世之大患乎。其不可五也。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諸子。卽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皇后爲母。而後稱子哉。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爲此區區。其不可六也。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於二十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日待嫡。是未可以歲月期矣。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皇上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七也。自並封

之命下。叩閣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以擔當。錫爵夙夜趨名。正欲爲國家定此大事。排羣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當必積誠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錫爵哉。其不可八也。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卽臣等亦有不能爲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伏

願皇上反觀長慮無違成憲無拂輿情無爽初命使
皇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
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悉
在是矣。憲成又貽書錫爵反覆辨論其後並封之議
卒寢二十一年內計吏部尚書孫鑰考功郎中趙南
星盡黜執政私人憲成實左右之南星奉旨罷憲成
疏請同罷不報時鄒元標已轉南刑部求去有旨放
之去憲成力勸錫爵疏留勉從之及冢宰孫鑰罷推
代者時趙用賢以待郎署吏部事錫爵囑推禮部尚
書羅萬化萬化翰林也又其同氣錫爵欲用爲冢宰
盡攬其權以歸政府憲成曰往者內閣之推不專在
翰林今已專據之矣而復兼冢宰是翰林之外虛無
人矣此決不可用賢以告錫爵錫爵大恚然其議遂
格而陳有年尚書吏部矣及憲成典選有會推閣臣
之命吏部舉七人以山陰王家屏爲首而萬化不與
焉錫爵恚甚揚言曰羅君推冢宰曰非翰林所宜今
推內閣何又不可耶復以屬有年有年不聽而劾萬
化者疏又至於是罷有年削憲成籍給事中遂中立

上疏力救並見黜先是憲成見羣賢播棄日多思漸相汲引非錫爵意也值其假沐而推孟一脉王德新輒得旨錫爵佯喜謂之曰此機甚佳自此益急推舉欲以激上怒又委過焉自憲成去而懷忠持正者充塞林下矣是時其弟允成亦得罪歸里與兄日集羣賢講學取孔孟程朱之書而闡明之高明者聞之可入始學者聞之不駭既又得先輩邵寶所修楊時東林祠遺址於東林庵旁闢爲東林書院大會吳越之士講習其中歲有會月有紀而東林之名滿天下矣

三十六年起南京光祿寺少卿疏辭不就又推順天府丞命不下再陪推左僉都御史時孫丕揚再起爲冢宰矣先是二十三年丕揚以冢宰掌外察黜督學馬猶龍及叅政丁此呂等侍郎沈思孝爭之強丕揚不聽疏逮此呂羅致之遣戍而死以是並不悅思孝而又有人言思孝欲奪其位及淮揚巡撫李三才亦其所不悅至是廷臣力攻三才憲成爲移書政府及丕揚謂三才在淮揚能制稅璫不敢動安民弭亂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又言思孝猶龍之

賢丕揚曰吾已容之矣既而一二攻三才者稍侵憲成憲成惟自反不與稽也又其甚者以東林爲詬厲物論喧豨是非錯互於憲成何與哉方憲成之再入銓曹也趙南星亦被罪尚書孫鑰亦奪俸三月憲成與李復陽同疏申救不報而允成等皆貶官亡何憲成亦削籍大抵錫爵之謀也而當錫爵再被召憲成猶惓惓望之所上葉向高孫丕揚書期其破囂錄善去私效忠蓋其憂天下之深愛國之至不暇計其言之可否也至其論學首辯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一

語其時管志道亦設講於三吳主一貫三教而實入於禪憲成謂釋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然辯四字於告子易辯四字於釋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釋氏之見性微也辯四字於釋氏易辯四字於陽明難在釋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又曰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旣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

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無弊不可得矣。羅念庵曰終日言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是外道使陽明再生亦當攢眉王塘翁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憑此語如服鴆毒豈不殺人然則陽明再生日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其維持正學皆此類也。萬曆四十年卒年六十三。歿後十五年猶以黨人奪職崇禎初贈吏部左侍郎諡端文。所著有涇臯藏稿小心齋劄記大學通考質言東林

會語商語還經錄証性編桑梓錄諸書弟允成字季時號涇凡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廷試對策切直有曰內寵將盛羣小將逞語侵鄭貴妃讀卷官覽之大驚抑置第三甲時御史房寰疏詆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合同榜進士彭遵古諸壽賢具疏曰人貪則畏人攻其貪未有執已之貪而攻人之廉者夫欲天下人爲寰甚易爲瑞甚難寰身享貪饕之利而詆瑞爲欺世盜名臣等之所痛心也得旨削籍久之廷臣薦允成學行授南康府教授以母病謝

不赴母憂服除補保定府教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事三王並封議起允成與同官張納陞等力陳不可考功郎中趙南星被譴復疏救謫光州判官立朝僅六十日允成謝光州歸與兄憲成講學東林每以狂狷自處疾世之爲鄉愿而託於中行者卒年五十四天啟初贈尚寶司丞憲成孫樞天啟中舉人以學行聞於世

外史氏曰先生昆季有絕人之才而用其全力於學恪守程朱力闡性善之旨居官雖未究其用而所與掖後學四方賢士爭歸之或亦有附以爲名高而忌者遂目之爲黨其後爭三案者攻魏忠賢者大率東林之人於是小人之害君子更以東林爲名門戶相攻二三十年未已要自天啟以迄崇禎之末其間忠節之士接踵而出不可謂非講學之力也當先生之始事不過二三同志闡明絕學豈嘗欲樹壇坫標榜清流及乎應和旣廣其徒頗以操持國是鑒別澆品於是朋黨之禍起視漢之東京幾無以異焉高景逸

東林列傳 卷二
先生云自孟子以來得朱子千四百年間一折衷也
自朱子以來得顧子又四百年間一折衷也則其所
學之正直接程朱者矣

高攀龍傳

華允誠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年二十五聞顧憲成
講學始志於學萬曆十七年成進士其舉會試吏部
考功員外郎趙南星所取士也授行人司行人時四
川按察司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傳註獻所著大學
初議請頒學宮一改章句之舊攀龍上言畧曰臣維
自昔儒者說經不無異同而是非不容乖謬今以程
朱大賢謂其學曰不能誠意謂其教曰誤人爲是耶
爲非耶我太祖高皇帝卽位之初首立太學命許存

仁爲祭酒。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成祖文皇帝益張而大之。命儒臣輯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全書。頒布天下。饒州儒士朱季友詣闕上書。專詆周程張朱之說。上覽而怒曰。此儒之賊也。命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於是邪說屏息。迨今二百餘年。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稟於是。不意今日乃有世則者。肆然欲變祖宗之制。率天下而背之也。且自世廟以前。雖有訓詁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自穆廟

以來。率多穿鑿虛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使世則之言。一倡人人得自騁。其私浮詭邪說充塞天下。二祖列宗之教蕩然掃地矣。朝廷是之。二十年冬。奉詔南京謁孝陵。時大學士王錫爵再起。當國。癸巳。京察孫鑰爲吏部尚書。趙南星爲考功主計。所排斥與相臣忤。而臺省長官耻不得與。於是言者論譴南星。孫鑰罷。郎中于孔兼主事。顧允成。薛敷教等。力爭皆謫。而吏部侍郎趙用賢亦被論將併去之。都御史李世達疏救。復爲戶部郎中。楊應宿所攻。遂與用賢俱去。吏

身本及傳 卷二 三
部爲之一空明年攀龍使歸卽上疏論其事語侵輔
臣又言楊應宿借不附吏部之名致阿徇內閣之實
反謂近世一種小人專以抗閣臣爲風裁附吏部爲
得計其爲說愈佞而其爲害愈深閣臣不當陰除異
已鋤善類以空人國疏入應宿再劾南星等贓私而
言攀龍與選郎顧憲成爲妯此疏其阿吏部之實也
時言官多佐內閣攻銓司御史吳弘濟獨抗章謂攀
龍爲君子正論應宿爲小人邪說有旨會勘弘濟遂
奪職攀龍謫廣東揭陽縣典史二十二年七月攀龍

取道浙閩以達揭陽遂渡錢塘登嚴光釣臺所至亦
講學不輟尋入武彝謁蔡元定祠憩朱熹精舍益以
道學爲已任抵揭陽潮之人士皆從之游經其指授
皆知向學及歸學益有得自築室漆湖之上曰水居
時讀書習靜其中又與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祀宋
儒楊時偕諸同志以道學相切劘海內士大夫之賢
者聞其名皆尊東林從者日衆後邪臣遂指之爲門
戶四十年憲成卒攀龍乃專講席徘徊家居三十年
名益重天啟改元起爲光祿寺丞二年進本寺少卿

時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紅丸歸罪舊輔方從哲下
廷臣會議攀龍謂從哲交通國戚表裏爲奸心不知
有君無逃首惡之罪議甚峻轉太常寺少卿復上疏
畧曰禮部尚書孫慎行論舊輔方從哲一疏關係甚
大隄防甚遠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交結鄭
國泰父子所以謀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挺繼以
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從哲力左右之培植其爲
鄭者誅鋤其不爲鄭者一時若狂知有鄭而已此賊
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

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又如戎政尚書黃克纘論李
選侍一事陛下念聖母則宣布選侍之罪念皇考則
優待選侍以禮義盡仁至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
則爲孝明如聖諭以爲假託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
臣避居功必且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
之道也若惑其說孝不知其孝不孝以爲大孝忠不
知其忠不忠以爲大忠事有不辨於至微貽禍於無
窮者皆如此類如方從哲鄭養性豈容一日不討尚
令居輦轂下耶疏入傳旨高攀龍誣朕不孝當重譴

閣臣葉向高力救免是時持異議者甚衆給事中王志道首疏附和攀龍又遺書責之曰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進誅爲君父種禍也夫以青宮紫禁之中忽有荆軻聶政之人於飲食男女之內行其斧斤鳩毒之謀皆意思所不及而實中外所共知此而諱之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若更加之正人以誣護不幾爲亂賊立箝口之法乎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若夫執大義守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不悖今但言孝經尊親而不言春秋討賊言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使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時從哲雖得免議而天下以爲三案是非非斯言不能折也五月陞太常寺少卿時御史鄒元標馮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攀龍時與講會方鄭之黨憎而且懼給事中朱童蒙

東林及傳 卷二
因疏許東林目爲朋黨於是元標等皆去位攀龍隨
乞休不允進刑部右侍郎時魏忠賢用事群小爭附
而趙南星爲吏部尚書不附忠賢都御史缺廷推屬
攀龍攀龍謂師生不當分掌部院徒爲攻門戶者藉
口力辭不得旣就職首劾罷忠賢私人崔呈秀先是
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漣亦東林人於
是羣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殺公適會推山西巡
撫以謝應祥名上御史陳九疇誣劾部院徇私有旨
切責遂與南星俱罷歸數月忠賢呈秀勢益張修怨

益力五年四月詔獄起欲以汪文言賍坐攀龍賴吳
錦衣者持之得免八月又詔毀東林書院攀龍乃移
祀楊時於道南祠戊南星逮楊漣魏大中等殺之而
削攀龍職方大中之就逮也過無錫攀龍操舟送之
高橋羣小知之益怒令織造太監李實劾周順昌等
攀龍與焉緹騎將至有偵其事以告者是日攀龍謁
道南祠作告龜山先生文焚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酌
後園池上聞官旂已至吳門逮順昌笑曰吾視死如
歸今果然矣晚復與家人飲夜半信益急乃整衣至

書齋謂諸子曰吾稍料理爲就道計姑暫退遂作字
二紙鎖篋中復入與夫人語而出二孫侍取所封紙
置几上示之曰明日以此付官旂毋先發因扃戶移
時不聞聲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發所封紙則遺表
也云臣雖削奪臣係大臣大臣愛辱則辱國故北面
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攀龍垂
絕書乞使者執此以報皇上復有別友書云僕得從
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至此亦稍得加諸子
惶駭奔池畔則已沉死衣冠端立如平生年六十五

先是就逮諸臣皆具極刑斃詔獄不辱者攀龍一人
而已崇禎元年詔褒卹死事諸臣贈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諡忠憲廕一子攀龍生負重望以直道不容於
時雖位列九卿立朝未及數載至其護善類擊奸黨
蓋孤忠自許死而後已者今世傳其書有異端辨困
學記周易孔義春秋孔義高子遺書編輯朱子要語
皆本主敬格致之說嘗謂人曰善學孔子者無如朱
子故所學爲得其正與顧憲成鄒元標馮從吾輩齊
名哀然東林之冠論者謂有明理學名儒如陳獻章

之灑落。胡居仁之主敬。薛瑄之實踐。王守仁之超悟。攀龍殆兼有之。而無其弊。門人華允誠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天啟二年進士。少受易於錢一本。及長。從攀龍。聞主靜之學。攀龍入朝。允誠從。攀龍與人書曰。僕一路受鳳超之益。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故居之甚安。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崇禎初。進員外郎。改兵部職方司員外郎。感時事。上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直糾大學士溫體仁。吏部尚書閔洪學。閣部朋比。阿黨市權。奉旨切責。令回奏。因盡發洪學諸交通狀。帝知允誠忠實。僅奪俸。未幾。請終養。歸。大學士周延儒再召。頗以收攬清流為名。邀允誠一見。固不往。福王稱號。江南起。為吏部驗封司員外郎。見時事不可為。告歸。在官僅十三日。未幾。南都亡。遂匿不出。後以不薙髮。故同其從孫尚濂被執。俱死焉。

外史氏曰。東林自顧涇陽先生。於萬曆二十二年。會推閣臣罷歸。與同邑高景逸。劉本孺。安我素諸君子。講學之所。一時清流趨之如市。而東林之名。遂滿天下。推其名高之故。始於爭立國本。一請再請。乃至三

請屢請而不允。甚而嚴逐之。遠竄之。既而廷杖累累。流血滿庭。而爭之益力。當時政府不相濟而相軋。於是遂目爭者爲黨人。一斥不復。沈一貫陰爲賊害。恃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高。東林君子之譽沸宇內。尊其言爲清議。卽中朝亦以其是非爲低昂。門庭愈峻。而求進者愈衆。甚矣學之不可不講也。學不講則聖道不明。而人心蔽。廉耻喪焉。當其講學之意。原以發明人心道心。綱常倫理。出則致君澤民。斥邪扶正。以剛介節烈爲重。以禮義廉恥爲貴。故胥天下而化。

焉。於時廟廊之上。或以清流自負者。小人輒忌之。嫉之。擠以污垢之秩。曰毋使其耀口。或黜鹽樞之役者。必攢眉感額。環妻子而流涕曰。自茲不可以爲人矣。故蒞任必矯其廉潔。顧以自贖。然腥羶之名。卒不可洗。遂負沒齒之恨。每罷官歸里者。若破車罷馬。殘書數篋。鄉黨卒以爲賢。願與約婚姻。結金蘭。相與往還。不倦。若歸有餘貲。買田宅。高棟宇。卽親弟姪亦鄙以爲貪夫。至於親戚朋友。老死不相往來。宗族父老之嚴者。拒不令入家廟。曰恐辱吾祖宗也。曰吾祖宗亦

羞見汝此等貪夫也。由是深山窮谷，雖黃童白叟，婦人女子，皆知東林爲賢，販夫豎子，或相誚讓，輒曰：汝東林賢者耶？何其清白如是耶？至今農夫野老，相傳以爲口實，猶諜諜不休焉。自涇陽先生救淮撫之書出，而東林之禍萌；未幾妖書獄起，挺擊案興，而君子小人有不容之勢矣。乃至摧遏正人，必欲一網打盡。辛亥京察，孫丕揚主之，於是攻東林者起矣。丁巳京察，鄭繼之主之，則盡攻東林者矣。世之所謂清流者，驅除殆盡。時臺諫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號，士大夫

有清譽者，莫不垂首喪氣焉。迨光宗卽位，葉向高、劉一燝執政，鄒元標、趙南星、周嘉謨、馮從吾輩皆班九卿，一時清流稍有起色。奈諸君子持論太嚴，於是爭紅丸，爭移宮，而東林之禍熾矣。及夫熹宗委命閹寺，熊玉之獄既成，楊左之禍遂烈。又假三案以媒孽東林，而正人君子幾無噍類。說者謂漢家黨錮四十年，而黃巾起，黨錮始解，然無補於漢室之亡。東林亦四十餘年，而闖賊犯闕，門戶乃敗，更無救於明社之墟。噫！是何言歟！崔魏煽逆，不有楊左諸君，則趙高問鼎

矣。闖賊喋血，不存。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諸公，則河岳蒙羞，乾坤削色矣。東林自爭立儲以來，趨義如鶩。王錫爵等依違熒惑於上，與諸君子相左。及崔魏播虐，魏廣微附和勾結，諸君子必欲芟惡除奸，如農夫之務去草而蹈禍益深。思宗之朝，宰相如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等，容悅取婦，覆餗貽譏。而諸君子以綱常名教自任，始終矛盾，天下事不可為矣。東林初起者，為顧為高，為鄒為趙，繼之者為楊為左，再繼之文震孟、姚希孟，最後則馬世奇輩，皆節義文章，足以驚天地，動鬼神者也。攻之者，始為沈一貫，繼則元詩教、官應震、吳克嗣、劉廷元、趙興邦、韓浚、湯賓尹、韓敬等。其後則朱童蒙、喬應甲、傅樾、傅繼教、傅應星、陳良訓、張訥、曹欽程、霍維華、潘汝楨、花濟世、崔呈秀、魏廣微、徐大化、楊炳、陳序、倪文煥、石三畏、顧天竣、顧鼎臣、梁夢環、岳駿聲、楊所修、康丕揚、周應秋、薛貞、楊維垣等。又繼以溫、薛、張、陳。最後者，為馬為阮。而天下亡矣。嗚呼！東林非亡明者，攻東林者亡之也。哀哉。

而天下才矣如利東林非此即然也東林有清才出焉
則其蘇蘇世善人歸以居病死則最對字公孫為列

是為
其四諸部
其四諸部
其四諸部

東林列傳卷三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沈

霽載陽

全校

蔡世英偉人

明

楊漣左光斗列傳

汪文言

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湖廣應山人萬曆丁未成進士
授常熟縣令是時東林大興每遇講會必至無錫與

顧憲成高攀龍諸君子探性理之要。詢治道之原。政暇卽與邑之士子相勉勵。講道論德。無虛日。每問民疾苦。徒行阡陌間。以是徧知閭里利病。稱當代神君云。五載舉循良第一。在省垣。四方貨賄不敢窺其門。及條奏天下大計。言邊事必大壞。宜更置經畧。擇可。以辦遼者。蘊義生風。抗論薄俗。其風裁峻。拔所謂以利刃齒朽腐也。當神宗寢疾。光宗不得入侍。漣率百官問疾。請閣臣宿閣中。引宋文潞公訶內侍故事爲例。傳語伴讀王安力請太子入侍。夜無輕出。光宗諒

闇奉遺詔下考選。撤閣稅。出諸章奏留中者。皆漣一人之力也。封后議起。人情洶洶。漣上疏力爭。且請遺詔中首舉冊立。又同諸大臣上疏乞愿。謹內臣奉皇長子居慈慶宮。有機在防微。事在慎始。一疏。光宗閱奏語。太子曰。此汝忠臣目屬者。久之。光宗賓天。漣趣閣部大臣伏乾清宮。闈人格不令入。攘臂大詬。闈人却遂得入。慟哭急請見太子。三四始出。諸臣呼萬歲。閣臣劉一燝韓爌奉太子兩手出乾清宮。暫御慈慶宮。時選侍猶踞乾清。不肯出。漣抗論於朝房。於掖門。

於殿廷者日以十數。叱小豎於麟趾門者一。叱閣臣方從哲及大闞於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太子復還乾清宮。移宮之日奮髯叫呼聲徹御座上。亦語近侍曰：鬚子官真忠臣也。移宮既定，漣乃卽始末上疏優詔歎嘉。羣小恚甚，誣以交關司禮思中傷之。漣於是引疾歸。未幾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漣力引東林諸正人以進。羣小側目。會逆璫恣橫，漣上二十四大罪疏。忠賢大懼，宰相魏廣微璫之義兒也。進謀曰：東林必殺公。忠賢怖且恚，亦曰：東林殺我。於是遂以

漣爲東林黨人。云急徵楊漣坐。故經畧熊廷弼賊拷死崇禎卽位贈卹有加。諡忠烈。漣性剛介於人無所容。獨於其友陳愚爲莫逆交。每閱邸報聞國是蠱壞朝鮮正人未嘗不拊膺歎曰：主上深居所煬竈多矣。以故漣所爲及擊奸諸疏皆自陳君愆患之。其攻魏闞一疏則出自繆昌期手筆也。漣父鳳舉。明末左光斗字共之。南直桐城人。生之夕月宿在斗。父遂以名之。又自號浮丘生。九歲能屬文。十四作瑞麥賦。長益豪邁。負氣聚書數千卷。獨好觀古節俠諸傳記。

既而翻然求程朱之學以自勉曰是可以安身立命也登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官中書舍人擢御史初入臺卽論輔臣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不職狀又捕治奸胥冒官者百餘人權貴皆畏之同臺推以爲鋒奉命視京畿屯政光斗曰國家歲仰東南漕運由北人不知興水利屯田積粟也因上三因十四議疏條析水道令民做其意以時蓄洩便田作民遂大饒時諸中官有侵屯事者輒奏請按治大璫劉朝矯東宮旨索戚畹絕莊手封還之不與改北直督學立文藝

騎射二科拔其尤者入兼材錄嘗識大學士史可法於諸生中數引與論古今事曰此國器也會光宗崩李選侍居乾清宮邀封皇太后聲音垂簾稱制給事中楊漣與諸大臣會議疏請移宮選侍不爲動光斗特疏爭之曰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惟皇后配天得居之今大行皇帝升遐選侍旣非嫡母生母之列而儼然居正宮殿下反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各分倒置臣竊惑之且李氏侍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卽貴妃之

命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况行於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卑之稱有斷斷不可者倘及今不決必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再見於今誠有不忍言者矣疏入選侍與內奄李進忠謀詰疏中武后等語且召之光斗曰天子耳目之官非天子宜不敢奉因語楊漣曰光斗命盡於此矣選侍不移宮光斗亦不立螭頭下也漣數叱中官使回奏光斗得免越二日而進忠盜藏事覺詞漣選侍父選侍始倉卒移宮諸中官將羅織之光斗復出仁義

兼盡一疏謂選侍移宮以後自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不宜以進忠等妄有株連又言光宗年號或議削去及改紀明年爲非是先帝雖一月御天何忍言削若明年新君御極仍以大行年月頒朔則又不可當以萬曆末年八月爲泰昌元年且引唐睿宗順宗爲比衆從之彌月之間定諸大計皆漣與光斗後先倡議焉於是天下稱楊左居亡何遷大理寺丞進少卿踰年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楊漣爲右副都高攀龍爲左都趙南星爲吏部尚書並執法不阿而光斗

與吏科魏大中尤以峭直見忌。逆璫魏忠賢方用事，亦心惡其不相下也。羣小失志者，遂爭趨附相齟齬，勢橫不可制。楊漣首疏忠賢二十四大罪，以示光斗。光斗力贊之，璫啣次骨而先。是逆黨阮大鍼謀掌吏科，又爲光斗所屏，而與大中奸相魏廣微之失儀也。大中糾之，於是二憾交作。刑科傅樾者，儉人也，遂劾中書汪文言交通，併及大中、光斗等，以應璫。時在廷多正人，光斗得不坐。及大中以謝應祥事被斥，南星攀龍罷，光斗憤咤愈甚。度與璫不並立，密草三十二

斬罪疏劾忠賢，未奏而事洩。適吏部侍郎陳于廷會推冢臣疏上逆賢矯旨切責，謂此次會推仍用趙南星私人喬允升、馮從吾等，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抗旨徇情，箝制衆正。光斗遂與二人俱削籍去。自是銓司臺省正人絕迹矣。時天啟四年十一月也。明年逆璫大興詔獄，謀逮治在籍諸人，置之死。楊漣以書來訣，勸令自裁。光斗奮然曰：「死何恨哉！但人臣卽死，當歸命君父，伏刀輦轂下，而先時擇便如懼死，何會其弟光先試禮部先一月馳歸，白其謀。光斗嘆曰：吾

苦無以慰二親耳。豈畏死者因置酒爲親壽數稱說范滂別母及本朝楊兵部繼盛西市事語慷慨。家人皆泣下。莫能仰視。旣而謂其弟曰。吾不能爲孝子矣。日束裝候緹騎至。未幾御史梁夢環復追論汪文言。遂以移宮逮光斗及漣等六人。下鎮撫獄。復坐受熊廷弼贓二萬兩。蓋奸黨欲以移宮重其罪。以坐贓速其死耳。當選侍移宮時。光斗仁義兼盡之疏與賈繼春之揭同上。是未嘗不欲安選侍也。廷弼撫遼。光斗曾策其必敗。具疏力爭。及再起而廷弼益驕。朝議至

欲據前言者以謝熊光斗。又疏持不可。廷弼甚恨之。置對時。廷弼抗言。楊左嘗欲殺我。是豈爲我營脫者。時奸黨許顯純等悉置不問。光斗等六人遂駢死獄中。是夕長虹亘天。桐城有大星隕如斗。明年烈皇帝誅璫。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廕一子。予祠諡忠毅。初光斗之下北司也。厥衛陰列卒偵伺獄甚秘。雖子弟親識莫敢嚮邇。有舉人孫奇逢者。獨走千里詣獄視之。請行間客氏以免。光斗弗許。乃與鹿太公正密醲金爲助。正太常卿善繼父也。時諸左

東林列傳 卷三
多匿其家亦不懼。八郡諸生聞之曰：此殆爲前督學公故，皆願出死力從之。而光斗已斃獄矣。於是天下以楊左之死比漢陳寶，且多兩義士也。

汪文言者，南直徽州府人，以監生工書，授中書舍人。游於公卿間，以節概著。一時賢士大夫樂與之交。曾客內監王安，安固賢者。光廟時，凡善政舉行，文言力贊之，無不聽也。而璫遂目爲東林之黨，會起大獄，欲羅織諸賢首。以文言下鎮撫，欲借以傾攀龍。於時正人力爲調護，又賴吳錦衣者持之得免。旣而逆璫令

御史梁夢環復論文言交通狀，以移宮事逮楊漣、左光斗等，下鎮撫獄。坐熊廷弼贓二萬兩，文言百苦備嘗，諸慘俱受，膚無寸完而歿焉。

外史氏曰：天欲亡明也，故生逆璫以戕忠良。忠良盡而明運絕。語曰：善人國之經紀也。有經紀，斬而國不亡者乎？吾觀楊左之死，而知天已絕明矣。

周朝瑞袁化中列傳

周朝瑞字思永號衡台山東臨清州人萬曆丁未進士由給事中遷太僕卿性剛介不阿居官以清節著在朝侃侃昌言羣小皆憚之時鄒元標趙南星在京師設館與天下名宿講孔孟之學朝瑞與同年友夏之令皆遇焉會有攻之者朝瑞輒大聲疾呼曰講學者二祖列宗之教也今攻之殆欲攻二祖列宗耶於是朱童蒙等諸小人皆啣之入骨喉魏廣微言於逆璫魏忠賢下詔獄拷掠死崇禎初贈大理寺正卿諡

忠毅

袁化中字熙宇山東武定州人萬曆丁未進士幼有至性能事親以道居官飲水茹蘗不染苞苴人亦不敢以非義干拜河南道御史以直言忤璫下鎮撫獄百慘俱備大呼列祖諸宗而歿歿之夕獄中鬼哭神號忽大風作衆鬼捍鎮撫司用刑胥投諸廁獄卒奔往救得免越三日皆死崇禎立詔贈太僕寺少卿諡忠愍

外史氏曰甚矣逆璫之毒過於虎狼吾不知其是何肺肝也彼君子者逆似與有不共戴之讐焉兩先生因直言而殺身而破家而流離其子孫猶不足以快其心者何耶

魏大中周順昌列傳

朱祖文

朱陛宣

五人

魏大中字孔時號廓園浙江嘉善人性狷介爲諸生
貧甚居湫巷數椽不蔽風雨舌耕不足自給怡然負
笈從高攀龍游卽以正學相勸勉萬曆丙辰成進士
筮仕行人每奉檄遐征減廚傳却贈遺嚴考最入工
科搏擊無所避權貴斂手踰年高邑趙南星爲冢
宰知大中清操卓識每事咨之其所薦引皆海內人
望癸亥轉禮科時乞卹贈者濫甚大中引會典悉裁
之忌者益怒甲子晉吏科都給事中以激揚流品爲

已任發露餽遺仕路益肅既而大中與楊漣左光斗首擊逆璫南北各衙門交章應之尋值晉撫員缺廷推謝應祥故屬佳品然出南星意大中不知也忌者彈之遂得旨降調旋逐南星攀龍正人之禍如火燎原不復可撲滅矣乙丑夏璫矯旨逮大中是日雷電交作風吼水立士民擁之泣送者數萬人郡邑長咸涕下氓隸莫不掩面過姑蘓周順昌盤桓舟中者幾日夜過無錫高攀龍送之高橋而別至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潛然淚下大中顏色不變慰之曰死於王家

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櫻捐俸金百金大中堅持不受曰譬如嫠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簞華而皖不敢以此易也逮至京下鎮撫獄榜掠備至誣贓三千三百金大中歷官十年貧不減諸生時五日一訊訊加全刑雖戚友捐助者衆卒不能如額竟死於獄崇禎初贈太常寺卿諡忠節子學伊奉遺骨旦暮哀號水漿不入以死人謂父死忠子死孝其魏氏一門之謂歟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曆癸丑進士授福州府推

官時稅監高案橫歛虐民激變劫巡撫匿私署爲質
民情洶洶不測順昌仗義抗案衆始解散上聞撤案
歸順昌以清直得最擢吏部主事謝絕請託人不敢
干以私請假還里葺舊居數椽讀書其中順昌素與
璫忤天啟甲子忠賢竊政羅織忠良順昌每閱邸報
輒發憤嘆息適嘉善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獨往欵
語累日臨別涕泗許女字其孫買舟遠送校尉呵止
之順昌張目叱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
曹歸語而忠賢吾卽故吏部周順昌也御史倪文煥

訶得之誣劾順昌貪橫歸道潞河舟重漏發白金浮
露矯旨削奪順昌曰求仁得仁正吾今日事吾何憾
哉繼而內臣李實疏叅緹騎至知縣陳文瑞其門人
也懷牒詣順昌泣下順昌曰吾辦逮久矣此特意中
事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令請順昌入治裝舉家
號慟順昌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榜徐曰
此龍樹庵僧屬我書者我卽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
心事乃題小雲栖三字後讖年月投筆而起改囚服
出門順昌居鄉素有名士民哀憤聚以萬計焚香呼

寃聲徹十餘里。擁撫按車請疏留議。日中不決。旗尉素矯橫。擲銀鎗厲聲曰。東廠拿人。鼠輩何敢爾。於是顏佩韋等大呼曰。吾等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卽前奮擊尉斃一人。餘俱踰牆走脫。順昌曰。是益重吾罪也。知府寇慎委曲調護。士民乃安。或有勸順昌自裁者。順昌嘆曰。予小臣也。豈敢引大臣不辱之義乎。固知此行必死。死見高皇帝。請殛元兇。以肅清朝廷。此願畢矣。乃間行赴詔獄。拷掠慘毒。抗詈不屈。許顯純搥其齒盡落。順昌喫血濺其面。詈益厲。因觸石

碎首。其夜爲獄卒顏紫所害。崇禎元年。贈太常寺卿諡忠介。而叅順昌之倪文煥。都人所傳百叩御史也。家居維揚。白晝見五人嚴裝仗劍。容狀甚厲。馳入中堂。已而旌旗衛從數十人。導尊官來登座。冠服儼然。文煥大懼。率妻孥叩頭祈哀。庭下石井欄。自起舞。空中良久。墜地聲如霹靂。乃騰空去。亡何文煥以黨逆伏誅。順昌之逮也。有友朱祖文。朱陞宣。皆能周旋。患難以及於死。稱二朱先生。祖文字完天。世襲蘓州衛指揮。讀書爲諸生。幼孤。母守節。未旌。祖文恒痛念之。

順昌先未識祖文。因文震孟言其母苦節。順昌聞而憐之。慨然白當事。題表部牒下郡。祖文始知。感泣誓爲順昌死。及順昌被逮。祖文度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遂詣同宿公廨中。夜從容謂順昌曰。公灑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先往爲地。順昌首肯良久。曰。徐銀臺如珂。肝膽如雪。必能相濟。顧侍御宗孟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興之鹿善繼。吳橋之范景文。熱腸急難。皆可告者。祖文遂別去。先走都下。比順昌未至。有

中以滅門事者。如珂力辯而解。至橐篋之事。宗孟已先爲之所矣。已而懸賕數千。祖文私幸旦夕告完。或得緩死。百計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單騎冒暑。間關千餘里。逗留數十日。捃摭稍就。而順昌已斃獄矣。畢命之日。祖文夜宿野店。有聲環然。至京。微服僻處偵察。動靜每一感慟。聞者悽惻。竟以勞悴憤懣。發病死。陞宣字德升。萬曆壬子舉人。少無師。以父燾爲師。無一刻離膝下。四上公車。試畢。不待放榜。亟馳歸。乙丑之後。途中心動。抵家。母病遽

卒。陛宣摧痛不已。至丁卯秋，父病幾殆，陛宣竟謝北。上逾年，父歿，毀瘠不支。當順昌被逮時，親故多避匿。陛宣念少同學，又同鄉舉，晨夕省視，依依不去。左右迫開讀之，變逆黨使人偵視往來，狀人或爲之危。陛宣怡然自若，僅而獲免。歿後，門人私謚孝介。姚希孟曰：天生孝介，以配忠介，作謚議。崇禎甲戌，御史郝彪佳特疏表章，贈翰林院待詔，祀金鄉書院五人者。蘓州府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陽、周文元，五義民也。當天啟丙寅，魏闖以緹騎逮周吏部順昌，大索金錢，拘

吏部宿縣署。一時賢士大夫率先倡義，歛貲以送民之號泣請命者，不下數千人。校尉李國本因舉械擊諸號泣之民，中有一人急持提械之尉而摔之者，顏佩韋也。四人遂躍出，執尉問此旨從何出。尉曰：實魏上公命。於是五人共言擊持僞旨者一尉，摔梁上，驚隋而死。卽李國本也。是日，又逮浙江黃侍御尊素來姑蘓驛，需折夫馬百金。五人復至驛，毆之，燬其舟。五人謀曰：我輩拚死爲國除害，合以千衆下武林，殺稅使，焚其府，然後自囚請死。雖寸磔，有餘快。佩韋曰：不

可吾儕小人死何足惜吳中賢士大夫尚多倘置我輩而反借此以傾諸賢是我輩累之也於是止中丞毛一鷺逢璫意令御史搜捕渠魁五人挺身自投曰渠魁脅從皆我也無妄波及御史大笑曰爾陷吏部死官大人小我爲吏部死百姓小人大猶豫再三竟擬大辟處決不敢違中丞也五人臨刑時意氣自若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數月顏色不變有賢士大夫發金購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後二年璫授首乃毀其半塘之生祠以爲五人墓爰立碑曰五人之墓五人民也不曰民而曰人衆詞也書人以其義故人之也此春秋之書法也題碑者誰周卿吳默也作碑記者誰太史張溥也

外史氏曰吾聞廓園先生被逮之日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三四尺士民匍匐水中泣送者以萬計蓼洲先生之逮則舉國若狂而五人冒死以違中朝聞之皆失色噫天怒於上矣人怨於下矣而崔魏乃竟怡然不畏耶

顧大章傳

弟大韶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與弟大韶學生並負異才大章通經術諳掌故慨然有經世志萬曆三十五年舉進士授泉州府推官移病免歸改常州府儒學教授時朝士各持門戶相指摘大章慨然曰黨議已成須有以解之昔賈彪不入顧厨之目西行以解其難吾忍坐視耶補國子監博士廣文官冷非世所指名棋酒謔浪與朝士相周旋天啟二年典試廣西還朝值葉向高與劉一燝微嫌大章及繆昌期卒善解之遷

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明習法律手批口決多老吏所不及時遼瀋相繼陷臺省搜捕奸細棄市無虛日繫二百餘人饑寒瘦死存者五十餘大章請於尚書王紀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猶甘之况一官乎即日論讞罪二人餘皆移大理縱遣紀歎息善之於是原叅臺省皆不悅杜茂者故隸登萊巡撫陶朗先麾下以冒餉逃匿僧舍爲邏卒所獲兵部尚書張鶴鳴行邊劾茂與佟十年約李永芳謀叛獄已具矣紀以問大章大章曰招謂十年令河間茂匿解舍三月偕十年

二僕往來永芳所具有本末顧不知二僕姓名何也夫謀反大事同行數千里豈有不詢姓名者茂之誣服無疑紀曰善然則何以處十年大章曰十年雖非叛然與佟養真同族坐叛族流三千里可也未幾紀去官侍郎楊東明署事謂十年實首惡每歲令人拜金世宗墓當伏誅大章曰此語何從聞之東明日聞之人言大章曰刑部奏事有審得某人云云無聞得某人云云也東明大驚方進奏急止之已而又欲坐十年死大章爭之曰律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暮

親論斬餘不坐東明作色曰謀反夸三族寧論暮親
大章曰公所言者漢法員外所執者大明律也從容
檢律以進東明默然慚愧而止後十年竟以夜半內
傳促死獄中至今寃之當廣寧之失也經畧熊廷弼
與巡撫王化貞議戰守不合致敗至是並逮下獄大
章時已調禮部王紀重其才留之屬以大獄大章謂
誅心則廷弼雖末滅論事則化貞實罪魁兩人不當
同科時以爲允楊漣等皆主之大章意蓋惜廷弼之
才議貰之以責後效然卒定廷弼辟者大章也會王

紀疏攻魏忠賢璫黨謂疏出大章手思有以陷之御
史楊維垣遂劾大章受廷弼賂爲營脫大章疏辯曰
當時會鞫者二十八人各出已見始議定辟臣何嘗
釋廷弼哉廷弼行賄應行於釋罪之人不應行於定
辟之人反覆論辯甚悉遂引疾歸羣小憾之次骨嗾
忠賢與大獄謀殺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逮汪文言
下獄以其言爲徵拷掠無所得聚而謀曰經撫之獄
顧大章引入議議熊廷弼廷弼楚人也大章楊左之
黨也以鬻獄坐顧以關通坐楊左則一網盡矣大章

時已出爲陝西按察使副使矯旨逮繫與漣等六人並下鎮撫獄五人先後拷死移大章刑部擬罪大章慷慨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容復辯辯則抗旨不辯則欺本心欺法司且欺天下後世亦欺皇上也。不抗卽欺無一而可且五人者旣死矣借大章以實五人之招是大章旣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五人地下乎。明公能雪此案萬代瞻仰不然有鎮撫司原案在復何言法司環坐愕怡莫敢異同也已而復移送北司大章歎曰汪文言猶能爲貫高

我獨不能乎吾不可再辱矣乃呼酒與弟訣別趣和藥飲之不死雉經而卒初六人下獄獄中神祠木忽生黃芝視之六瓣也獄卒以賀大章歎曰芝瑞物也而困於獄吾六人其以此終乎卒之前數日手指重傷援筆作自敘筆訛誤別書凡數千言酒酣慨然曰自唐虞至今纔四千年吾年五十已得八十分之一不可謂不壽雖凶終不猶愈於死牖下乎又爲偶語曰故作風波翻世道長留卽卅照人心曰此他日祠聯也烈皇帝卽位戮逆璫更定先朝爰書白其寃贈

太僕寺少卿大章性豪邁欲入解黨禍卒嬰其難至今人猶哀之初大章死之久大風雷雨如注逆璫外舍及廣微寓宅瓦俱飄盡樹木盡拔去榔城外三十里椅桌隨之室內爲之一空其妻妾被衣立雨中隱隱望見旌旗羽蓋金牌燈火如按察副使狀者行其屋上而廣微曰我爲宰相內倚魏公如天之德何妖鬼之爲祟乃爾耶奸惡之不畏天如此大韶字仲恭與兄大章學生連袂出遊人不能辨其少長大章舉進士死璫難大韶以理學名老於諸生頭蓬不櫛衣

垢不澣潦倒折拉每引鏡自詫曰顧仲恭乃如許少治詩義竟陵鍾惺稱爲有明第一長益肆力於學六經諸史百家內典之書靡不研極其論詩謂詩有齊韓魯三傳毛傳出而三家廢鄭箋多與毛異唐宋諸儒多與毛鄭異朱子盡掃毛鄭概以鄭衛爲淫風世儒謂其不會小序之意如伐木鴛鴦諸章是也今欲刊定一書當用毛傳爲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鄭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羣說而以己意衷之其論禮記謂自宋以前爲禮經之

學者惟知鄭注孔疏無所是非宣和間三代器物間出學者援以證漢人之謬而陳氏集說出焉未有集說以前學者之患在於疑而不能明既有集說以後學者之患又在於明而不能疑不可不深維而自得也其論周禮則地官之原隰羸物小司徒之上中下地以及鄉師鄉老州長之名秩春官大宗伯之天產地產春官之世婦夏官馬質之甸內外司燿之出火內火冬官之量豆瓊案以及匠人營國皆援經據傳考古徵今以訂補注疏之闕而小戴記多正又作五

帝世系辯正蘓明允太玄論駁蘓轍洪範五事說辯李翱五木經縱橫浩汗不下數萬言又謂太玄可以不作欲追廢桓譚張衡於千載之上大韶既自負才敏傑然有志於當世衰老病廢發爲文章以自慰嘉定程孟陽稱之曰李文饒之流也嘗作竹籥傳又作虱賦嘻笑謔浪刺譏時政晚年焚棄其稿自定二十二篇爲最善云

外史氏曰塵客先生文章道義理學氣節固已表表人世毋煩致論也至其不再辱而自經則皎然合乎

五十矣。大學士葉向高主試，以宿望選翰林院庶吉士。是時常熟令楊漣以考選候補，與往來密稱石交。方昌期之未入都也，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闢講堂於東林庵。昌期私謂人曰：「諸君有意立名，黨錮道學之禁，殆將合矣。」既登朝，而羣小攻東林甚急，還觀其所為，皆附時相，走私門，惡清流清議為已害。昌期雖未心許東林，而惡攻者滋甚，往往盱衡扼腕，形於顏色。朝論遂以東林目之。昌期亦弗顧也。四十三年五月，挺擊事起，巡城御史劉廷元阿後宮，以風癩蔽其獄。

提牢主事王之竊挾摘主謀御史劉光復，主廷元議疏攻省垣之右提牢者，有無貪首功，視為奇貨等議。昌期憤甚，語人曰：「御史以風癩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御史以奇貨元功抹殺忠臣義士，而主風癩者切齒噬工科給事中劉文炳論劾昌期，移疾歸。明年內訌羣小欲逞志於昌期，掌院學士劉一燝力持之而止。歸里七年，熹宗初補原官，主湖廣省試，以趙高仇士良發策語觸忌者，明年陞左春坊左贊善，冊封建德王。又二年陞左諭德，先是逆閹橫殺光廟伴讀。

王安逐首輔劉一燝而葉向高召至昌期於葉師生也。又相善迎謂曰：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公三朝老臣，當以去就爭之。力過其漸，無令中人手滑。向高迂其言，領之而已。趙南星爲冢宰，素重昌期，時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澄汰流品，辨別邪正。昌期每預其議，朝右皆側目。方楊漣二十四罪疏之未上也，昌期謂光斗曰：內無張永，外無楊一清，一不中而國家從之，可僥倖乎？漣與光斗不聽，僉疑草稿出於昌期。疏入，外廷尚倚向高爲助。一日向高言於內閣曰：

此豎在君側，小心一旦去之，不易得。昌期勃然曰：誰爲此言者？可斬也。向高色變而起，號於人曰：西谿殺我，西谿，昌期號也。又廣寧陷，昌期欲有所爭於向高，語未合，昌期詫曰：果爾，公非削國之相，卽亡國之相矣。向高氣結，幾暈絕。向高名寬大而不能受昌期之好盡言，亦過戇矣。自是口語籍籍，流聞大內，與草奏之說相應，而禍不可解矣。既而向高去，韓爌爲首輔，亦雅意嚮之，然忠賢啣之切矣。未幾爌亦去，正人次第削奪，當漣出都門，昌期持具往送，會推掌南翰林。

院忠賢遣小璫至閣厲聲曰繆昌期仍留之送客遂罷歸既而璫矯旨削籍旋逮問方被逮時妻子不得訣別縣令岑之豹促令就道昌期曰早知此矣與應山同事應與應山同禍應山謂楊漣也逮至下鎮撫獄許顯純叱曰你係江南第一才子何爲與楊漣同謀昌期曰楊漣職司風紀某係詞臣平素交好同謀是實且某既爲詞臣是是非非應得執筆爲皇上謀爲二祖十宗謀死無悔也草疏是實顯純厲聲拷掠慘毒備至死之久狀甚秘外人莫得知歛之日十指

墮落捧掬置兩袖中蓋逆璫以草奏故屬獄吏加梏拳焉其他苦毒又可知也卒年六十五崇禎初復原官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予祭葬諡文貞

李應昇字仲達號次見江陰人生而穎敏出就外傳過目不忘習戴記師命其自解析疑剖微宿儒不及萬曆丙辰成進士謁選授江西南康司理應昇律已清嚴公庭如水出其緒餘陶鑄多士紫陽白鹿洞書院久廢應昇爲興復之立館舍招集人士旬有小會

月有大會。會期親詣洞宿。與諸生質疑問難。推明紫陽之教。一時從遊學者千里。應之。其成名於世者。指不勝屈。尋擢福建道御史。時鄒元標、孫瑋、高攀龍後先總憲。雅與應昇善。應昇又善章奏。凡屬國家大政。必就商確。有大奏議。必托代草。應昇望重西臺。為宵小所忌。每入朝。上殿中涓為之側目。會逆璫擅權。應昇草疏十六事欲上矣。為楊漣所先故。繼楊而劾璫者。應昇也。萬燦廷杖。應昇往朝房視之。又上疏申救。人甚為之危。魏廣微驕恣失儀。應昇出袖中彈文持

論侃侃。讀者吐舌。以為禍且不測。初擬廷杖一百。賴首輔韓爌救免。僅奪俸二。奸銜恨必欲殺之。有工部主事曹欽程者。以貪著察處。時欲貪緣速化。應昇條陳疏中言。墨吏破甑如鷹。思攫欲著為定例。勿復轉民牧。以防其肆虐。欽程遂恨入骨。而無其因。迨攀龍叅崔呈秀疏實出。應昇手呈秀偵知。赴席暮夜候謁。長跪求解。應昇不為動。於是欽程迎合呈秀。疏論應昇其畧云。應昇專為東林護法。疏中屢作含沙隱語。以排擠正人。惟急援其東林大教主高攀龍。驟躡要

津冀得藉以爲所欲爲於是名號其黨黃尊素等俱爲論賢不論資俸之說顯背明旨俾攀龍不數月之亞卿而忽躋總憲重地疏上得旨奪職應昇歸足不入城築落落齋閉戶靜修絕不與聞外事適聞魏大中被逮泣告親友轉貸百金贈之復與高攀龍書云學問之途茫茫望洋古人云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今山林席地恐復相煎見六君子之慘酷不免惻惻廢箸心如懸旌矣未幾羅織周起元一案緹騎到常應昇慷慨就道士民執香送者以萬計兒童婦女聞

之無不流涕至京下鎮撫獄拷掠備至大呼二祖列宗以死崇禎初贈太僕寺卿弘光立論忠毅初應昇父鵬翀與吳縣洞庭山人朱鳳翔字古庭者爲莫逆交應昇以其盛德奉爲執友及應昇被逮鳳翔卽破產揮千金尾舟北上爲之百計斡旋奈璫燄正熾禍幾不測鳳翔勿顧也獄中一切爲之措置及應昇死家道中落鳳翔卽割其原置江陰田兩頃予之其好義如此吳人至今誦焉

外史氏曰西谿先生戇於汲長孺而文章過之長孺

見容於漢武而西谿見殺於逆璫此漢之所以興而明之所以亡也仲達先生立朝侃侃致小人側目欲殺之者不獨崔魏也嗟乎先生之死生關乎國家之存亡者也天既生崔魏以亡明矣而先生必欲存之是逆天矣天可逆乎此其所以見殺也噫

周宗建黃尊素列傳

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武康知縣改調仁和以卓異擢監察御史天啟改元夏四月京師大雨雹於是魏忠賢用事宗建疏謂四月正陽之月京房易傳當燠而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近見朝廷處分章奏始於害正之漸遂糾忠賢目不識丁衷懷叵測為禍國家尤可寒心疏入會天子方御講筵講甫竟忠賢恚甚摘疏中語指示閣臣問此何等語也葉向高從容曰言官也何可深究忠賢色稍

解始得免。及奉聖夫人之再入宮也。給事中侯震暘力諫不聽。宗建復疏爭。語尤危切。有詔奪俸三月。忠賢故與客氏比。益憾宗建。不釋陰與私人戶科給事中郭鞏謀逐宗建。鞏引其黨借內察欲盡逐東林諸臣。乃竄宗建姓名其中。宗建聞而歎曰。網羅旣成。禍不遠矣。吾固不惜死。遂上疏并糾鞏。大略謂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斥矣。侯震暘及王紀滿朝薦又斥矣。鄒元標、馮從吾及文震孟又斥矣。今且欲并孫慎行、盛以弘而逐之。摘瓜絕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

死。無敢爲陛下言者。故鞏橫行愈甚。奸謀愈深。旣有忠賢爲之指撝。有客氏爲之操縱。有劉朝等爲之爪牙。而外復有鞏等蛾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道哉。因請誅忠賢。鞏甚力。忠賢恚且懼。乃率劉朝等環泣帝前。且乞自髡。欲以激帝。怒帝果責宗建。回奏宗建申請不爲屈。擬予廷杖。復以向高救。詔改奪俸一年。至是凡再奪俸矣。客謂宗建蓋少休乎。宗建奮曰。幸不死杖下。此上恩也。上實生我。其敢不以死報。於是忠賢將遣劉朝分率內操諸中官巡

視榆林各邊以犒軍爲名議既定剋期降詔宗建亟陳內官典兵有三不可九害狀且曰漢中常侍之竊政也遂致黃巾之禍唐北司之擅權也遂馴藩鎮之禍宋童貫之頻年用兵也遂釀五國城之禍本朝王振劉瑾亦然皆已事明鑒不可不深慮而預防也疏入不報然其事竟寢已宗建巡按湖廣丁外艱歸是時忠賢益恣橫無所忌其黨亦日熾都御史楊漣左光斗輩交章訟於朝凡所指摘必援宗建前疏忠賢由是益追憾工部主事曹欽程誣劾贓罪旣得旨削

籍尋復與周起元等俱被逮下詔獄前後坐贓銀萬三千餘兩榜掠無虛日宗建偃臥不能出聲鎮撫官許顯純詬曰若尚能說魏公不識丁字否出片紙付獄吏宗建遂死獄中是歲六年六月也明年莊烈帝卽位以廷臣言命贈太僕寺卿予特祠詔歸所追贓五百兩又二年我師薄京師狗地至遷安曩宗建所糾郭鞏者其縣人也方以忠賢黨被斥怨望上大帥書求內附我師退語頗聞上莊烈皇帝大怒逮至論死

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也七世祖墀與同邑陳子方死建文之難尊素登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時湯賓尹爲宣黨魁聲燄懾天下官其地者必受牽挽尊素至賓尹輒自斂飭有大姓置私獄殺人尊素黥其僮客六七人一郡股票入爲山東道御史請留用鄒元標馮從吾劉宗周請復召對言御門講筵徒循故事講官未嘗獻規主上未嘗發問鋪飾文具以治憂患相併之天下庸有濟乎先是中朝分爲兩黨遞相勝負其權在政府臺諫天啟初小人之勢稍絀

其黠者遂欲借內庭以除異已時閹人魏忠賢與阿母客氏勢漸盛於是導之使盡收內庭之權依爲城社而始與外構四年三月京師地震尊素上言皇上臨御數年漸有厭薄言官之意章疏留中考選稽閣宮府之事稍稍忌諱言官遂有剽竊皮毛以塞責者此端斷不可開也阿保重於趙嬖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毫末不札將尋斧柯今以此言入告似爲不急浸淫不止異日有欲進言而不敢有欲聞言而不得者矣亡何小人構成內外之勢銅崩洛

應尊素惕然謂同志曰吾輩如處漏舟亦惟衣裯自戒毋自爲敵國也百弩環舍尚爾勃蹊亡無日矣吏掌垣缺出序屬劉弘化次阮大鍼魏大中大鍼方省覲聞弘化奉使乃不待假滿迫遽入京會吏部推陞工科周士樸大鍼疑故出此缺以置已因潛通內庭格士樸疏不下得長吏垣朝論囂然大鍼遂請告吏部以大中代之大鍼由是讐大中及僉院左光斗時冢宰趙南星變通銓政調職方鄒維璉於銓部江右臺省以不諮訪同鄉起爭事權維璉出疏過激臺省

皆讐之維璉爲尊素房師大鍼嘗自托君子故尊素極力排解其間然卒不能得二憾交作而汪文言之獄起汪文言者任俠自喜嘗客司禮王安光宗登極諸善政皆文言所指授諸君子以此多之不吝容接給事中傅樾與逆閹養子傅應星稱兄弟逆閹亦視之如子二憾乃使借文言與大獄劾左光斗魏大中交通文言把持國政下文言鎮撫司鍛鍊以文致左魏獄急時大中知尊素深沉有大計片紙屬曰事急矣勿殺義士尊素與掌衛事劉僑畫策爰書一無連

染獄遂解羣小愕然六月副院楊漣劾忠賢二十四
大罪初商之尊素尊素曰公不見楊遂菴之除劉瑾
乎有張永以爲內主故不勞而功成公今爭以口舌
是手搏彫虎也一擊不中禍貽之國矣雖然我不可
以不和因上言臣前者災異一疏微言之而遽逢嚴
旨亦知表裏之奸已成而道路之間以目今忠賢諸
不法狀既經暴露夫小人爲惡往往畏主知懼人言
則尚有悚惕及其已知之將皇上視爲習聞熟見之
事更復何懼人言哉始猶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皇

上爲注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自干戈取之亦難
爲力矣時劾闈者紛然羣小導闈廷杖以脅言者工
部郎萬燝杖死尊素言律例所載雖叛逆十惡應死
者猶且反覆於庭議鞫訊之間今以披肝瀝膽之臣
子枉死於壅閉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天
子之尊今而後可以立威可以箝口矣不知輕用皇
上之威顛倒在一時而長留殺諫之名貽譏在萬世
他日有秉董史之筆者書曰某年月日萬燝以言事
死其奈之何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

之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爲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實非祖宗意也萬燦之杖也適與雨雹會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林御史會何其呼吸相應若此意者臣工之誠不足動主天意爲之震聳乎疏上後又倡率臺省會於東閣謂此後有傳旨廷杖者閣中當輒封還不可奉行閣人聞之競前恣口橫詈閣臣俯首不發一語尊素毅然曰絲綸之地司禮非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爲羣闖睥眦而去尊素因謂楊漣曰公一日在位則忠賢一日不相容國

事愈決裂矣不如去以殺其禍漣以爲然遷延不能決以至削籍始去魏廣微父闈得相魏大中因其大享不至將糾之尊素曰不可今大勢已去君子小人之名無過爲分別則小人尚有牽顧猶可一二分救也若政府明與之合惟所欲爲耳不聽廣微喟然嘆曰諸公薄人於險吾能操刀而不割哉遂甲乙宦籍甚忠賢曰此東林黨人皆與公爲難者也忠賢納之終熹宗世其竄殺不出此晉人欲用郭尚友爲巡撫冢宰趙南星惡其賂遺未允尊素曰水火之釁深吾

儕禍且不遠。蓋稍留晉人自助。南星謀於吏垣。大中終以應祥易之。御史陳九疇言應祥爲大中座主。以此得晉撫。於是中旨盡逐要路之人。而時局大變矣。尊素亦以茶馬出京。人第服其清言勁論。不知其憂深慮遠。彌縫於機失謀乖之際者。一一皆左契也。五年。曹欽程論之。削籍。其冬。訛言繁興。謂尊素欲用織造太監李實爲張永。已秘授以計。忠賢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沈演欲自爲功。貽書忠賢。曰。事有跡矣。於是忠賢日譙訶李實。取其印信。本去

而逮旨下。蓋文言初獄。原爲左魏。設不意尊素能出之。故於諸君子中。尤忌尊素焉。緹騎至蘓州。爲蘓民箠死。失駕帖。尊素萬里投獄。獄中與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繆昌期。講道不輟。謂門人徐石麟曰。吾於此。不減黃霸之受尚書也。忠賢使許顯純。誣誑拷掠。一日。應昇困甚。尊素拷竟。次及應昇。尊素請代拷。顯純詰之。尊素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顯純愍然爲之改容。臨害時。向闕叩頭。復南向謝父母。賦詩一章。而卒。年四十三。六年閏六月朔日也。後贈太僕寺

卿諡忠端

外史氏曰嗟乎兩先生死而明亡矣其後莊烈苟延十有七年者祖宗之餘烈耳假令季侯真長不死東南有繼起者相輔石齋或可存孤兒寡婦於一隅也二公死而善人絕矣余故曰明之亡也不待甲申也

萬燦劉鐸列傳

萬燦字元白江西新建人萬曆丙辰進士居官素有聲性倔強尚氣節遇事敢言時爲工部屯田司郎中與東林在朝諸賢交相往還最密其同年友劉鐸知揚州尤稱夙好嘗遺書使鐸之東林會講曰我以京宦羈縻不得與此斯文之盛足下咫尺梁溪可坐失機會耶人生於世不聞至道枉讀書置身科第如入寶山空手而還人莫不笑之也朝聞夕死學者素願可因循自委乎未幾燦以言事忤璫矯旨廷杖政府

救不得竟死杖下舉朝為之痛鐸字洞初江西廬陵人與燥同鄉同年故燥相切勉勵如此鐸得書即請假飛棹過無錫與東林諸君子講學有所得而還語其子及門人曰讀書自有向上路至於功名科第此其事之末者矣汝曹第以文辭為進身之計而不求聖賢至道縱富貴而至將相則亦管晏之流耳烏能曳履而登孔孟之堂哉逆璫既殺六君子緹騎四出以鐸詩箴譏刺逮下鎮撫司死之揚民間之為之罷市巷哭者七日夕崇禎初贈燥太僕寺少卿諡忠貞

劉心初以鐸僧壁工
詩託名被逮既釋後
復以呪詛論斬此誤

鐸贈太僕寺少卿

外史氏曰當逆璫初熾時韓葉在朝猶有所憚而元白竟以言事死杖下於是滿朝震動以為宰相不足恃也而披靡焉及洞初之死又當炎燄蔽日之時天昏地黑不足以云世界矣而有明於此亦即亡矣嗚呼

丁乾學吳裕中吳懷賢合傳

丁乾學字天行宛平籍浙江山陰人萬曆己未進士少同父寄居京師數歲知孝弟之道即能竭力以事父母為人端方不苟言笑所往來者皆東林賢士大夫在翰林中人以師範推之見逆璫勢燄而大臣若魏廣微者阿附特甚不禁太息流涕仰天哭嗚嗚不已家人不知以為忽得狂疾也他日會於朝堂以正言諷廣微廣微怒謂其私人曰丁檢討舉動如此想不欲保首領耶為我廉其所為入告上公而誅之月

餘邏者無所得廣微怒密令錦衣僉事高守謙率中官數十人毆殺之時乾學以主試策問譏刺逆璫已降謫在第矣吳裕中字磊石江夏人亦已未進士在京師與乾學比屋而寓每朝退兩人必促膝談心見時事日壞往往叫號呼天時爲江西道御史敢言以直聲著廣微惡之入譖於璫適裕中糾輔臣丁紹軾誦諛不法逆璫怒矯旨杖死闕下吳懷賢徽州人嘉興籍以貢生授中書因稱道楊漣二十四罪疏廣微邏得入告逆璫逮獄拷死乾學等旣被殺株及家人追賊被掠而死者數十人崇禎初乾學贈翰林院侍讀學士裕中贈太僕寺少卿懷賢贈工部主事外史氏曰當逆璫肆虐而廣微助燄天下正人消磨殆盡矣苟有人心者不得不疾首痛心也况三先生稱忠義者乎自必徵色發聲而忿之恨之矣此其所見殺也

周起元夏之令列傳

周起元字仲先福建海澄人萬曆二十八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選浮梁知縣以能稱三十三年調繁南昌四十年授湖廣道御史會攻東林講學之議起起元駁之大犯時忌四十五年出為桂平道參議值柳慶大荒監司郡邑官皆罷去藩臬缺員屬起元攝事言於上官曰荒盜並告先急救荒而徐議弭盜於是請動支次年兵餉之半分官買米水陸立兵民遞運法以米給其糈所過之地凡夫馬兵徒之費皆以

東坡文傳 卷四
米支給候扣工銀抵庫有饑民求食者卽令保甲編號運米逐日給米於是兵民護官米不異已物獠獞賊夾岸耽視竟不敢肆掠復隨在設糜廠全活甚衆然後密除劇盜之不受撫者地方以寧顧單騎冒風霧染瘴疫垂絕士民皆爲祈祝或曰民之所祝天必祐之果愈四十八年遷四川副使未任值議留邊道奉旨留用加叅政銜遷新設通州道時募兵出關又廣寧潰兵散歸節制撫鎮監司率破兵噪有客兵田景坤等擁衆相殺起元督兵緝拿首兇畿地始安天

啟三年陞太僕寺少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疏裁織造濫額歷叅織監李實酷取料銀踰卅四萬兩實又誣陷蘓州同知楊姜起元三疏申救比璫燄方張矯旨削姜官而起元危矣四年江南大水寸稼不登起元疏災傷之苦請行蠲賑乃先檄所屬設處官銀江楚買米平糶濟饑又疏漕糧改拆均平之議吳民賴之後疏劾蘓松道臣朱童蒙會權璫構怒降旨削籍六年李實疏誣起元魏忠賢矯旨差錦衣衛官旂逮問未至之前起元展拜祖祠宿祠下夢北獄

甚熾自亦被逮備極刑楚寐中大呼汝專權弄政凌辱忠良欺我皇上耶時子彥陞臥側急呼醒起元曰我將逮矣及緹騎至漳起元慨然就道郡士民爭醵金帛助緹騎所需抵闕下入北鎮撫司獄璫黨許顯純酷刑慘加遂斃於獄好義者爭助之得扶櫬歸崇禎元年贈兵部左侍郎

夏之令字伯先光州人萬曆丁未進士拜四川道御史以直言忤崔魏并逆璫之令與周朝瑞袁化申三人同年中最為莫逆每見時事日非璫燄日熾無不

扼腕椎

天沉血也既而正人俱斥朝廷一空又

逆璫矯詔興大獄緹騎四出三人皆先後下鎮撫司拷掠慘備之令大呼高皇帝而死天下哀之崇禎初贈太僕少卿初廣微阿璫作東林點將錄進之曰殺公者此輩人也於是忠賢決意盡殺之方其秉燭開單時至起元等六人忽怪風滅燭空中隱隱呼冤者再廣微怒命婢復燃燭操筆曰我不冤汝汝將冤我矣竟書之而六人死

外史氏曰從來滅亡之朝必有大奸以芟夸君子君

子者國之元氣也夫神元氣喪而四體不受病者也
兩先生皆國之元氣一旦斬絕此有明之所以不振
歟



